

北史

冊五



北
史

冊
五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史卷六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崔彥穆

楊纂

段永

令狐整

子熙

唐永

子瑾

柳敏

子昂

王士良

崔彥穆字彥穆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安陽侯林之九世孫也曾祖顛後魏平

東府諮議參軍祖蔚遭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為給事黃門侍郎汝

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潁川郡守因家焉後終於郢州刺史父幼

位終永昌郡守隋開皇初以獻皇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

彥穆幼明悟神彩卓然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

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參軍事再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孝武西遷彥穆時不得

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彥珍於成臯舉義因攻拔滎陽禽東魏郡守蘇淑仍與鄉

郡王元法威攻潁川斬其刺史李景道即拜滎陽郡守尋賜爵千乘縣侯十四

年授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周文乃引彥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謹伐江陵彥穆以本官從平之周明帝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安州刺史總管十二州諸軍事入爲御正大夫陳氏請敦隣好詔彥穆使焉彥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諠甚爲江表所稱轉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天和三年聘齊還除金州刺史總管七州諸軍事進位大將軍尋徵拜小司徒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三方起兵以彥穆爲行軍總管與襄州總管王誼討司馬消難軍次荊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誼入朝卽以彥穆爲襄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事加授上大將軍進爵東郡公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君綽性夷簡博覽經史有父風大象末丞相府賓曹參軍君綽弟君肅解巾道王侍讀大象末潁川郡守

楊纂廣寧人也父安仁魏朔州鎮將纂少慷慨有志氣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於信都軍功稍遷武州刺史自以賞薄志懷怨憤每歎曰大丈夫富

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入關周文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其能不憚危亡蹈茲忠義者今方見之於卿耳卽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芒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敢勇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賜姓莫胡盧氏俄授岐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位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除隴州刺史從隋公楊忠東伐至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授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纂性質樸又不識文字前後莅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人以其忠恕頗亦懷之尋卒於州子睿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匹磾之後也曾祖悞仕魏黃龍鎮將因從高陸之河陽焉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北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爲侯除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西自嶠潼東至鞏洛屠陷城壁所在爲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疋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旣

無城柵唯以寇抄爲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破平之及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以功別封昌平縣子徐州刺史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進爵爲公河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氏廢帝元年授恆州刺史于時朝貴多其部人謁永之日冠蓋盈路當時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進爵廣城郡公歷文瓜二州刺史戶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永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爲右二軍總管率兵北道講武遇疾卒於賀葛城喪還武帝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諡曰基子岌嗣位至儀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曾祖嗣祖紹安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父蚪早以名德著聞仕歷瓜州司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長城

縣子魏大統末卒於家周文帝傷悼之遣使者監護喪事又敕鄉人爲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整幼聰敏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爲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爲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繫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頃之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扞州境獲寧及鄧彥竊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周文嘉其忠節表爲都督尋而城人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虜整守義不從旣殺成慶因欲及整然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爲唇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

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殺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務在除凶若其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爲刺史徵整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武縣男周文謂整曰卿早建殊勳今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爲瓜州義首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是以士衆並忘羈旅盡其力用周文嘗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周文稱之云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文又謂整曰卿勳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并賜名整焉宗人二百餘戶並列屬籍周孝閔帝踐阼拜司憲中大夫處法平

允爲當時所稱進爵彭城縣公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周文以固爲豐州刺史固莅職旣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爲多虧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爲湖州豐州舊不居民中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居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焉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人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拜御正中大夫出爲中華郡守轉同州司會遷始州刺史整雅識情僞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內外所在見稱進位大將軍晉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卒贈本官加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諡曰襄子熙嗣

熙字長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轉夏官

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哀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少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衰從事授職方下大夫襲彭城縣公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譽隋文帝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上開府後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人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人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累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人有向術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上聞而嘉之

顧侍臣曰鄴都天下難臨處敕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以嶺南夷數起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帛五百疋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人夷感化焉時有竄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文帝因而撫之卽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險未常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州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以年老疾患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鎖

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病卒上怒不解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禽佛子送京師言熙實無賊上悟乃召其四子聽仕少子德棻最知名整弟休幼聰敏有文武材用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帥都督後爲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爲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一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爲敦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有政績卒於合州刺史

唐永北海平壽人也本居晉昌之憤安縣晉亂徙於丹陽祖揣始還魏官至北海太守因家焉父倫青州刺史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爲北地太守當郡別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車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內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著帛展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常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夤表永爲南幽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隨數日始得出境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

史尋加衛將軍封平壽伯卒贈司空公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子陵少習武藝頗閑吏職位大都督應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陵子悟美風儀博涉經史文詠可觀周大象中頗被宣帝任遇位至內史下大夫漢陽公隋文帝得政廢於家而卒陵弟瑾

瑾字附璘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尙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尙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尙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周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万紐于氏瑾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廷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爲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尙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

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爲六
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
陵旣平衣冠仕伍並沒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
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
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
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
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
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爲蔡州刺史歷拓州
硤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
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咸以爲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
內史尋卒于位贈小宗伯諡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恆著衣冠以對
妻子遇迅雷風烈雖閑夜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
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振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堯堉

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爲時人所傳天和初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周文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卽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恆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爲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周文見而歎異之特加稟賜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尙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

大夫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齎酒餚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文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案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並親幸其第問疾焉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戒其子等喪事所從務從簡約其子等並涕泣奉行少子昂

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疎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太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

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歷祕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尙書左司郎中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臧貨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幹用非其所長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涼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爲敦煌鎮將祖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修謹不妄交游孝莊末尔朱仲遠啓爲府參軍事歷大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爲藩所禽遂居河右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旣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卽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尋進爵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爲殷州車騎府司馬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爲

大都督以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壘縣侯武定初除行臺右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左丞加鎮西將軍進爵爲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卽位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俄除驃騎將軍尙書吏部郎中文宣自晉陽赴鄴宮復以士良爲尙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尙書未幾入爲侍中轉殿中尙書頃之復爲侍中吏部尙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臥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卽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尙書令趙郡王高睿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宜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

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行荊州刺史復入爲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士良去鄉旣久忽臨本州耆老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爲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骸骨優詔許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旣安君道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福者可也崔彥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沉淪下位並以羈旅之士遭回於燕雀之伍終佩龜組可謂見機者乎令狐整幹用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勳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出內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然何以自致顯名而取高位也熙歷職流譽風政克舉雖古之循吏亦何以加茲而毫釐爲爽丘山成過唯命也夫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並挺杞梓之材蘊瑚璉之器博觀載籍多識舊章固乃國之名臣時之領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之于齊職居卿牧而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

叛之徒歟

北史卷六十七

北史卷六十七考證

崔彥穆傳因攻拔滎陽○滎監本作滎今從南本

段永傳晉幽州刺史匹磾之後也○匹監本訛疋今改從晉書

令狐整傳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趨監本訛趣今從南本

令整至玉門郡○玉監本訛王今改正

若其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其一本作共

熙傳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二監本訛一今改從南本

東寧州爲融州○融字下監本缺州字今從南本增入

唐瑾傳退朝休假恆著衣冠○恆監本誤烜今改正

王士良傳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紇監本訛訖今改從南本

北史卷六十七考證

北

史

卷六十七考證

中華書局聚

北史卷六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六

豆盧寧

子勳

孫毓

楊紹

子雄

王雅

子世積

韓雄

子禽

賀若敦

子弼

弟誼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父萇魏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中以寧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郡公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姿容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隨尔朱天光入關以破万俟醜奴以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仙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從侯莫陳悅及周文討悅寧與李弼來歸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後進爵爲公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兼大都督

大統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仙定反以寧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周文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芒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公及鄭五醜等反叛寧討平之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尙書右僕射周孝閔帝踐阼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輿疾從軍薨於同州贈太保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昭初寧未有子養弟承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嗣時以此多之及寧薨勣襲爵

勣字定東生時周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軍周文因字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初以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明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齊王憲納勣妹爲妃恩禮愈厚武帝嗣位渭源燒當羌

因饑作亂以勳有才略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飛上廳前乳子而後去有白狼見於襄武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襲爵楚國公大象二年累遷利州總管尋拜柱國隋文帝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勳嬰城固守謙將達奚恭等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以灌之勳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梁睿軍且至賊解去授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中爲夏州總管帝以其家貴感動効克彰後爲漢王諒納其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追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勳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卒諡曰襄子賢嗣位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次子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及煬帝卽位諒納諮議王頗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

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攻之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諡曰愍子願師嗣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改封雍丘侯復以願師襲

讚以寧勳建德初賜爵華陰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永恩少有識度與寧俱歸周文以迎孝武功封新興伯屢從征討皆有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授鄆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保定元年入為司會中大夫寧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卒于官贈少保諡曰敬子通嗣

通字平東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改封沃野縣公位開府北徐州刺史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尙隋文帝妹昌樂縣長公主歷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州總管並以寬惠稱卒官謚曰安子寬嗣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普泰初封平鄉縣男大統元年進爵冠軍縣公四年爲鄜城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鄜州刺史賜姓叱呂引氏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儻城郡公位大將軍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雄嗣

雄初名惠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封武陽郡公遷右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隋文帝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構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文帝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文帝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遷

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第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頰朋黨者帝言之於朝雄深明其虛帝亦以爲然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頰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顧屬帝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改授司空外示優崇而內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乃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遷懷州刺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薨帝爲之廢朝詔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請諡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靈乃諡曰德贈司徒襄國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吏部侍郎恭仁弟絳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校尉遼東之役楊玄感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絳絳避人偶語久之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外帝寢其事絳憂發病而卒

雄第達字士達有學行仕周位儀同內史下大夫封遂寧縣男文帝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子遷兼吏部侍郎加開府轉內史侍郎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文帝山陵制度達並參預焉煬帝嗣位轉納言領營東都副監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諡曰恭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留人也少沉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竇泰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又從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進爵爲伯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政人庶悅附自遠至者七百餘

家卒於夏州刺史子世積嗣

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隋文帝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頴美其才能甚善之嘗謂頴曰吾輩俱周臣子社稷淪沒若何頴深拒之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後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柱國甚見隆重世積見帝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征遼東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禮焉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云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國由是被徵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頴

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孝文時爲赭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
騎射有將率材略及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
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瑀共爲犄角每抄掠東魏
所向剋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
雄戰數十合雄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皆免之
雄乃詣賢軍卽隨賢還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洩遁免謁周文於弘農封武
陽縣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從獨孤信入洛陽芒山之役周文
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
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
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
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明帝二

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于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諡曰威子禽嗣

禽字子通少慷慨以膽略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禽說下獨孤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永州刺史隋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禽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文帝潛有吞江南志拜禽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禽爲先鋒禽領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禽合軍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禽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禽以精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尙降諸君何事衆

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晉王曰此二公者朕本委之悉如朕意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又下優詔於禽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人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禽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禽略不交陣豈臣之比禽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禽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得國公及真食邑大軍之始出也上敕有司曰亡國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內築五梁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上御玄堂大陳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武職領兵都督已上及諸考使以射之先是江東謠曰黃

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禽本名禽武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後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前曰此是孰得陳國天子者禽勵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真食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卽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隣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卒子世諤嗣

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爲將每戰先登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諤曰令守者市酒殺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禽母弟僧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夫隋文帝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授大將軍封昌樂縣公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禽爲廬州總管

朝廷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轉熊蔚二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雞頭山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破突厥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卽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預焉坐除名尋命復位卒於京師子孝基

僧壽弟洪字叔明少驍勇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拜大都督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加上開府封甘棠縣侯及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轉廉州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恆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

洪及藥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恆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齋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人王萬昌作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平之還師未幾旋遇疾卒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曾祖貸魏獻文時入國爲都官尙書封安富縣公祖伏連仕魏位雲州刺史父統勇健不好文學以祖蔭爲祕書郎永安初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以功封當亭子齊神武初起以統爲潁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拜兗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歷位北雍恆二州刺史卒贈司空公諡曰哀敦少有氣幹統之將執田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旣多難以自救沈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西時羣盜蜂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三石弓

箭不虛發信乃言於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校獵甘泉宮時
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
馬馳之鹿上東出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悅諸將因得免
責累遷太子庶子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
爵廣鄉縣公時岷蜀初開人情尙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
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羣蠻周文令敦討平之進爵武都郡公拜典祀中大夫
尋爲金州都督蠻帥向白彪向五子王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
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乃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
州刺史復令敦與開府段韶討禽子榮并虜其衆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
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竭絕糧援乃令敦度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
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旣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聚
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
修營壘造廬舍亦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

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遂留船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保定五年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諡曰烈

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周齊王憲聞而敬

之引爲記室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
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帝恐弼爲變遣長孫平
馳驛代之及帝受禪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頴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
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
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
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度江酤酒呪曰弼親承廟
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
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
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旣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
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
有軍士於人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
蠻奴田瑞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遞進
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土開

府員明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於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牋命乘騾車歸已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

枯菽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剋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柬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翫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頰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卽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旣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

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頰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頰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頰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豫朝政弼後語頰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呪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禽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爲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人可汗饗之弼以爲太侈與高

頴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告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敦弟誼誼性剛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封霸城縣子加開府歷原信二州總管及兄敦以讒毀伏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侯將軍海陵郡公後以突厥爲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卒於家子舉襲爵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勣譽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哀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實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儻才雖多適足爲害者矣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勅寇絕其糧道江淮沮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

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禽奮發賈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略賀弼居多武毅威雄韓禽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弼功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禽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赴赴干城難兄難弟矣

北史卷六十八考證

王雅傳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失監本訛未今改從周書

世積傳可圖大事○大監本訛太今改正

韓雄傳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隋書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與此小

異

禽傳禽字子通○禽陳書作擒

禽本名禽○隋書禽本名豹

世諤傳朝臣多相命觀之○命一本作會

賀若敦傳河南洛陽人也○河南一本作河陽

弼傳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孔範蕭摩訶等○田瑞下隋書有樊毅

二字

北史卷六十八考證

北史卷六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七

申徽

陸通

弟逞

庫狄峙

楊荐

王慶

趙剛

子仲卿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擲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鐘為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鐘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雄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遊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為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為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逸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為賓客周文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

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
 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
 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
 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
 壻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
 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周文
 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旣
 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
 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
 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
 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
 不得卽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
 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尙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

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徵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徵在州五歲
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爲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徵性勤至凡所居官案
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
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徵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
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
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明帝
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爲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徵爲之歷小司
空少保出爲荊州刺史入爲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
贈泗州刺史諡曰章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
守敦弟靜齊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
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

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從尒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文周文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尒朱榮榮死又從尒朱兆及尒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爲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間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爲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旣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

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周文拔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求附通從若干惠戰於芒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部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祚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逞逞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旣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周文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周文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

績朝廷嘉之進爵爲公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
脩隣好感選人詔逞爲使主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
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
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積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
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爲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爲中外府司馬
頗委任之尋復爲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爲納言又以
疾不堪劇任及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
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建授
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爲豪右祖
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
守政存仁恕百姓頗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
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爲邊患朝議

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爲寇周文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周通好而外連齊氏周文又令峙銜命喻之突厥感悟卽執齊使歸諸京師進爵安豐郡公歷小司空小司寇明帝初爲益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寬和尙清靖爲夷獠所安後爲宜州刺史入爲少師以年老乞骸骨詔許之卒諡曰定子凝嗣少知名位開府儀同三司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卒官凝弟徵從平齊以功拜儀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徵弟徽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軍保城縣男徽弟欽性弘厚有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之出唯欽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右宮伯賜爵樂城縣侯仕隋位至戶部尙書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尒朱天光入關討羣賊封高邑縣男周文臨夏州補帳內

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請事孝武授周文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閣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嫠居孝武意欲歸諸周文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荐歸白周文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卽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荐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周文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周文遣荐與楊寬使並結婚而還進爵爲侯又使荐納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周文遣僕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周文乃使荐往賜黃金十斤雜綵三百匹荐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並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荐報命焉及侯景來附周文令荐助鎮遏荐知景讎復遂求還具陳事實周文乃遣使密追助景之兵尋而景叛十六年大軍東討周文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荐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使郝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

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爲典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爲使是歲遂興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

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務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諡曰莊子淹嗣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祖寧魏高平太守父和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卽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膠州刺史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閭內都督及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

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爲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賫書申勅荊州剛還報魔憐仍說魔憐斬楊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灞上見周文具陳關東情實周文嘉之封陽邑縣子論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之後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帝帝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爲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魏興賫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瑤等卽與剛盟歆受移送建康仍遣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成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內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梁州刺史剛以爲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爲庶人除剛潁州郡守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

節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丁塢拔之周文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爲公渭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爲卿所困黠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剋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僞廣寧郡守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州事資給糧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爲光祿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進爵浮陽郡公出爲利州總管沙州氏恃險逆命剛再討復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信州濱江負阻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贈中浙涿三州刺史諡曰成子元卿弟仲卿

仲卿性麤暴有旅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爲畿伯中大夫後以

平王謙功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隋文帝受禪進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
法令嚴猛纖介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輒至二百吏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
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
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於菟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
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人可汗求婚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
攻擊十七年啓人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
敢逼潛遣人誘致啓人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潁指白道以擊達頭仲
卿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啓人突厥悉
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潁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
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令仲卿處之恆安以功進上柱
國朝廷慮達頭掩襲啓人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
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達頭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
寧鎮邀擊斬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人時有上表言仲卿

酷暴上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奴婢三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瑤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曰肅子世弘嗣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焉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魏北中郎將高于鎮陝以昶爲長史中軍都督周文平弘農擢爲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氏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焉見鼠仁喻以禍福羣酋或從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氏梁道顯叛攻南田周文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皆卽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周文卽以昶爲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

伯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氏俗荒獷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期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氏情難支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說離間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氏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氏帥蓋鬧等反昶復討禽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天人等討平之周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脩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脩城郡守杜果等請昶爲援遣使報果爲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脩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氏酋羌多復反攻昶郡縣昶討斬之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氏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氏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

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周文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周文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周文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周文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旣大不卹小嫌然尙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周文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後拜京兆郡守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尙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

然之卽令悅率輕騎徑趣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周文卽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人吏安之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尙書員廢悅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旣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於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陵辱軍人訴之悅及康並坐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悅從軍展効江陵平因留鎮之周孝閔帝踐阼依例復官授郢州刺史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俄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往險約不營生業雖出內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於位子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爲二千石父珽性方嚴有度量位闕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絳二州刺史諡曰貞文表少而脩謹志存忠節起家爲周文親信累遷左金紫光祿大夫保定五年授畿伯下大夫遷許國公

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爲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爲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姻上國會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恆稜者方數百里並夷獠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尙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爲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毛顓爲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顓自以秩大且爲國家肺腑懼文表負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顓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顓爲變遂授顓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顓而聽其子仁海襲爵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魏婺州刺史父道龍鉅鹿郡守定惇厚少言

內沈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莫陳悅以功拜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定有勇略累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爵隨例降改封長湖郡公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並出山谷從征賦焉及定代還羌豪等咸戀慕之保定中授左宮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王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爲水軍定爲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皎爲陳人所敗直得脫身歸梁定旣孤軍縣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僞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爲度所執所

部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

楊擣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爲縣令擣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
余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擣擣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
出復爲司馬由是擣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北度大
行及余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擣乃具船以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加鎮遠
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從孝武入關進爵爲
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周文欲知其所爲乃遣擣間行詣
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
以擣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擣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
隨擣入朝者時弘農爲東魏守擣從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擣父
猛先爲邵郡白水令擣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周文許
之擣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內外俱發遂拔郡禽守程保
及縣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擣行郡事擣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

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爲經略於是遣謀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諸城並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擲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元等爲殿擲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擲威聲棄城遁走擲遂移據東雍州周文以擲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然擲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羸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於洛出兵逆戰擲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杖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脩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擲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令各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擲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卽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擲從他道濟遂襲

剋之進驃騎將軍邵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掣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邵陽縣伯芒山之戰掣攻拔柏谷搗因卽鎮之及大軍不利掣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掣掣與儀同章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景乃引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掣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遷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掣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遠聞掣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遂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復鎮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尙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掣還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掣爲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掣出軼闕然掣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掣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

至大破擲軍擲以衆敗遂降於齊擲之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以爲罪令其子襲爵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以溫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效宣提戟功預披荆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延譽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庫狄峙建和戎之功楊荐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剪凶狡趙昶之懷服氐羌王悅之料侯景文表之譎突厥或明稱先覺或識表見機觀其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同黃權之無路楊擲攻勝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擲之謂也

北史卷六十九

北

史

卷六十九

列傳

十三 中華書局聚

北史卷六十九考證

申徽傳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大監本訛太今改正

陸通傳遂逢寇難與政相失○政通之父也與監本訛明今改從隋書

陸剛傳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召監本訛石今改從南本

仲卿傳仲卿必深文致法○監本缺卿字今從南本增入

趙昶傳喻以禍福羣酋或從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於昶○酋監本訛酉今

從南本改正

五悅傳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末監本訛未今改從南本

史臣論出境播延譽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官監本訛官今改從南本

北史卷六十九考證

北史卷七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八

韓襄

趙肅

子軌

張軌

李彥

郭彥

梁昕

皇甫璠

子誕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呂思禮

徐招

檀壽

孟信

宗懷

劉璠

子祥 兄子行本

柳遐

子靖 莊

韓襄字弘業潁川潁陽人也祖瓌魏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恆州刺史襄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襄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及為丞相引

爲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丞相府從事
中郎出鎮浙鄴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爲侯出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
山多有盜賊襄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
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
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
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
在襄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
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褻取名
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
侍中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尙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
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襄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
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
殷實廢帝元年爲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累遷

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襄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爲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襄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復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襄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遷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天和五年拜少保襄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諡曰貞子繼伯嗣任隋位終衛尉少卿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爲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累遷左將軍大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

廷尉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啓周文請之周文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家子軌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禪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葢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郟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至京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召爲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

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軌勸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于家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大安孫樹仁爲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軌常謂所親曰奉雍之間必有王者爾朱榮敗後遂杖策入朝賀拔恆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密尋轉倉曹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忘遂賣所服衣物糴粟以振其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足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政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

尙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廢
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恭
帝二年徵拜度支尙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諡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
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周明帝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
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
操好學慕古孝建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除
通直散騎侍郎累遷左戶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戶部郎中
封平陽縣子廢帝初拜尙書右丞轉左丞彥在尙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
務殷繁留心省閣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
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
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尙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
授軍司馬進爵爲伯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

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諡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竅木爲櫝葛屨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斂以時服葬於磽磳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朝廷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任隋終於齊州刺史子仁政長安縣長義軍至以罪誅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靈武令彥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累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尙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戶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人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充實無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

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卽引軍掩襲遂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入爲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彥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彥鎮之天和中爲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少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藍屋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從爾朱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卽授右府長流參軍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封安定縣子周孝閔帝踐祚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進爵胡城縣伯天和初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諡曰貞昕弟榮位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豳三

州刺史諡曰靜子巘仕隋爲給事郎貞觀中終於鄭州刺史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父和本州中從事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周文帝爲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大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周孝閔帝踐祚爲守廟下大夫長樂縣子保定中爲鴻州刺史入爲小納言累遷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貞守志恆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爲善人建德三年爲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諡曰恭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吏部下大夫諒弟誕

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焉後爲尙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拜誕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卽位諒用諮議王頰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涼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

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子無逸嗣尋爲清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初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時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時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僞將喬鍾葵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朝邑令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宗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出兗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

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周文帝東討爲行臺左丞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尙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卒官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後追論歸朝勳封襄城縣男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

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保定二年爲小吏部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刼盜詔昂使於益梁軍人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便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人庶多從送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卽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朱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建德中位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家

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脅齒周文帝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除尙書左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尙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務以德政化人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子宣禮柱國府參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蒙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攢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攢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尙書衛大將軍西道大行臺尙孝武

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明帝初爲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人部內遂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平之入爲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瑒爲質於梁及江陵平瑒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卽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鄰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陳於是歸魯山郡帝乃拜瑒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士易己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慚愨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

於陳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并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搔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今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展馮玉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答杲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旣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恩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

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不死節安用此爲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杲有辭辯閉於占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帝甚敬異之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杲受之以歸除河東郡守遷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侯除同州刺史隋開皇元年以杲爲同州總管進爵爲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儀同三司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湘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欒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

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周文帝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汶陽縣子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文帝卽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尙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禽竇泰進爵爲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卽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盡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子亶嗣大象中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議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辯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修禮啓爲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修理自爲魁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

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爾朱榮死爾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永熙末從孝武入關中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子山雲嗣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兗州刺史翥十歲喪父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鄰人來往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爲魏明帝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鎮北維表翥爲行臺郎中莊帝旣誅尔朱榮遐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大

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勳封高堂子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
招所糺死於廷尉獄

孟信字脩仁廣川索盧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
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業末除奉朝請
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尙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狔酒
饋之信和顏接引慙歎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温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
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
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狔耳酒旣自有不
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狔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
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
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
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
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未幾舉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

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子儒

宗懷字元懷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懷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懷應命卽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卽位擢爲尙書侍郎封信安縣侯累遷吏部尙書懷父高之先爲南臺書侍御史犯憲懷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懷菜食鄉里稱之在元帝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歆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懷不能對懷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

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鄴唯懷勸都渚宮以鄉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帝以懷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帝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爲屬己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邁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

時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脩出爲北徐州刺史卽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脩爲梁州又補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脩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尙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脩無遠屬望良深元帝尋以脩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脩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入反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

下終不違志於一人紀知不爲己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姦宄紀於是遣使拜脩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遠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鄭尙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唯令全脩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周文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周文旣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卽命遣脩脩請與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焉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牋

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洸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

祥字休徵幼聰慧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各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爲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中齊公憲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安縣子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武帝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卽休徵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官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

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脩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行本璠兄子也父環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宴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及尉遲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時天下

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

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太子慚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未幾卒于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珍義陽內史事見南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免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譽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賜爵聞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及嘗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辭嘗曰陛下中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嘗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嘗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嘗歿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遐有至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閒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尙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並奉行有十

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退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廣德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

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詧辟爲參軍及詧稱帝累遷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蕭詧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主

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業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迥連衡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席卷山南唯歸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於歸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私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歸深以爲然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文帝踐祚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高頰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譖愬頗行尙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尙藥進丸藥不稱旨茂

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卽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閣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並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之徒並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旆出境有專對之才旣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翥孟信各以才學自立又加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懷才辭幹局見重宋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蓋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爲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蓋亦自古有之

北史卷七十

北史卷七十考證

趙軌傳周蔡王引爲記室○蔡監本訛葵今改從隋書

其東隣有桑葢落其家○葢監本訛冀今改從隋書

張軌傳奉雍之間必有王者○奉周書作秦

郭彥傳累遷虞部郎中○虞監本訛寘今改從南本

皇甫誕傳諒用諮議王頰謀祭兵作亂○頰隋書作頰本書王頰弟頰傳云授

漢王諒府諮議參軍又云諒遂舉兵反頰之計也可知頰字之訛矣

孟信傳又以一錯借老人○又監本訛文今改從南本

柳遐傳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下文伯父太尉云夢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

必遠等語與梁書慶遠從父兄世隆謂慶遠語略同

北史卷七十考證

北

史

卷七十考證

中華書局聚

Blank manuscript line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北史卷七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九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柏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夜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諡焉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

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
我有同生二弟並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笑之云爾既嗔我不可與爾角嗔
並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邊隱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
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爲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
及婦又讒我言於晉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
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閣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
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積在同州
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尙義山東儒士府
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
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
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爲產業智
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

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佗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卽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滕穆王瓚字恆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尙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尙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卽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

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修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爲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爲遇鳩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卽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姿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卽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

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卽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爲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逼攜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卒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旣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於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害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與城公早卒文帝受禪追封諡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諡曰悼無子以蔡王智積子世澄襲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爲獻皇后所養由是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爲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所生李氏爲太妃爽位雍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

河間王弘豆盧勳竇榮定高頰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為元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為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眾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終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

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詰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尙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涵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糒支計僅有月餘弊

卒之多纒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覺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既僭偽號降爵為郇國公後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為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為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之卒於秦州總

管謚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爲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恆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爲讎家所殺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覲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爲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尙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爲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

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頰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薤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頰奏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頰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

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恆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駕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畜威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柚鳩毒遇於盃杓皇后忿怒曰覘地代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尙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之旨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

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嬖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感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宮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

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悵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臥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令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卽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對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

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遺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麟佞人也呼定與作家翁定與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爲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與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答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惟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常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尙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

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
子平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
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人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
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
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
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
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
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
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
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
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
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
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

常急行一宿便至恆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於庭以示文帝羣官爲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察詔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

行左道偏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覲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詔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祿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進畫姦謀要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祿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模增長驕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爲害斯甚並處斬刑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並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自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鞠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而貴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

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
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遏不得聞勇於是升樹
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
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皇太子入侍醫姦亂事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廢
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祕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僞敕賜庶人
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
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
暎後宮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與奏
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
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手不宜留意煬
帝踐阼儼常從行遇鳩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秦王俊字阿祗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
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

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尙書令伐陳之役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修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鞦韆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北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尙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病篤舍銀銀色變以爲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

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蠍蝮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俊所爲侈麗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於是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恆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卽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

內臣竟坐廢免字文化及弑逆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爲帝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尙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入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旣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

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秀旣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陳己愆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記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城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祲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

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兇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人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祆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

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卽爲重鎮宜修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頰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倜儻有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諒怒收繫之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卽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

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卽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慕容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遣僞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常爲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頰諫曰

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子顥因而禁錮字文化及弑逆之際遇害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太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

未昏時恆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數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卽位便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帝深追悼之昭妃慈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爲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倓字仁安敏慧美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

奇之字文化及弑逆之際倏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字文鼎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秦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所無恨冀見帝爲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尙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戶部尙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字文化及之弑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曰皇泰諡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尙書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尙書元文都爲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爲兵部尙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字文化及以秦王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

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忻悅禮其使甚厚卽拜密爲太尉尙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感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眄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商貨事重刑籤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

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卽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
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與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
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世釁辱之極亦未
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自容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
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
志不逮此今者出黼屨而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衆忍淚臨兵指曰
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囚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
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
臣內懷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下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尙書令魏公丹誠
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讐若火
焚毛鋒刃從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存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
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
衛西憶鄉家江左淳人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

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暎暎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暎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暎暎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暎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楸中折識者以爲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暎督後軍步騎五萬恆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暎以千騎入圍暎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爲暎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暎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暎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暎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暎第因窮其事暎妃韋氏戶部尙書沖之女也早卒暎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暎帽以爲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暎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暎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

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
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恆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
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
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囊中而下又坐齋
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
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疎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尙臥未起賊進
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
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
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
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尙衣奉御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秀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
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
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

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爲停灸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漚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吏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旣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

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庫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旣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北史卷七十一考證

蔡景王整傳我向笑之○監本作我向之笑今從隋書

有侍讀公孫尙義山東儒士○義隋書作儀

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三隋書作七

綸傳綸字斌籀○籀監本訛籍今從隋書及下文綸弟字文籀武籀明籀改正
之

呼術者王姿問之○姿隋書作琛

爲惡有將其罪莫大○將隋書作琛

衛昭王爽傳年十七爲內史上大夫○大夫隋書作士

河間王弘傳芝焚蕙數事不同此○蕙字下監本訛注闕今改正

房陵王勇傳小名覲地伐○覲監本訛覲今從隋書及下文改正

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爲之賓友○時隋書作明

昭訓雲氏嬖幸禮匹於嫡○匹監本訛匹今改正

現地伐漸不可耐○此句下監本闕一字今改從隋書及南本

因引張衡定策○因監本訛同今改從隋書

太子忿然作色肉戰淚下○隋書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

秦王俊傳極瑩飾之美○臣宗萬按本書作瑩飾隋書作榮飾疑並係瑩飾之

訛

庶人秀傳秀使嬖人萬知先為武通行軍司馬○知先隋書作智光

庶人諒傳大將軍鄧建出井陘以略燕趙○鄧隋書作劉

煬帝三男傳蕭嬪生趙王杲○杲監本訛果今改從隋書及本傳

越王侗傳大業三年立為越王○三煬帝紀作二

所經城邑多從逆黨○逆隋書作迎誤

齊王暕傳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江隋書作汾

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隋書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北史卷七十一考證

北史卷七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

高頴

牛弘

李德林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言渤海蓀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曾祖暹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公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錄卒於州及頴貴開皇中贈禮部尙書武陽公諡曰簡頴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帝得政素知頴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

意頗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於是爲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帝彌屬意於頗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頗見劉昉鄭譯等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意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獻款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棧頗預爲土狗以禦之旣渡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臥內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帝受禪拜尙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頗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頗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頗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爲邊患詔頗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匹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頗頗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令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頗流

涕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頰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頰以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尙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

調罪由高頰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頰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尙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頰欲反帝未有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齊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頰邪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

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頰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頰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帝欲成頰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尙書薛胄戶部尙書斛律孝卿兵部尙書柳述等明頰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歔歔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曰明年國有大喪厯令暉復云十七八年

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頰天下謂我何於是除頰名初頰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煬帝卽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人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頰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頰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禽等皆頰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誅

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頗皆削稿代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應國公晉王記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尙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修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

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

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闕斯集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尙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教由來尙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堂修七尋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

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闕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堂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籩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

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

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頌議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

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記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尙存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璧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璧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

宮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三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爲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圍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

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
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
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
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
宮夷則爲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
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
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
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
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
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
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
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
宮之法土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

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太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

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禮樂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最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

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俱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

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恆岳壇壇珪幣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次子方裕凶險無仁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己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縷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輒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後舉秀才尙書令楊遵彥考爲上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爲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卽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

修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麒麟鳳皇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皇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公隋文大悅卽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爲小冢宰德林私啓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遂以譯爲相府長史昉爲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

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受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鄆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長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密啓諸
大將受尉遲迴鑲金隋文得啓以爲憂議欲代之德林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
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伏
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
令高顛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
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
隋文登祚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
以爲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
令與太尉于翼高顛等同修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五年勅令撰
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
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
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

勅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頰入京上語頰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晉王諱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責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諡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

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已後卽典機密性慎密嘗言古
人不言温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
譖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
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代子伯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北史卷七十二

北史卷七十二考證

高頴傳蕭巖之叛詔頴綏集江漢○蕭監本訛簫今改正

今茲斬王積○積字上疑脫一世字

牛弘傳改姓遼氏○隋書作本姓奈氏

復姓牛氏○復隋書作賜

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出隋書作書

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嚮監本訛響今改正

方建大禮垂之無窮○監本缺方字今增入

故待詔嚴嵩○嵩應改崇今各本俱同仍之

李德林傳帝以之付晉王諱○晉王諱云者百藥隋臣故當諱耶又傳後無贊

或亦以德林爲其父故耳

北史卷七十二考證

珍做宋版印